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

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的 亚洲言说： 冈仓天心研究

蔡春华◎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的 亚洲言说： 冈仓天心研究

蔡春华◎著

责任编辑:詹素娟

装帧设计:东方天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的亚洲言说:冈仓天心研究/蔡春华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9

ISBN 978-7-01-018256-8

I. ①东… II. ①蔡… III. ①冈仓天心-研究 IV. ①J131.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1992 号

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的亚洲言说:冈仓天心研究

DONGXIFANG WENHUA CHONGTU XIA DE YAZHOU YANSHUO; GANGCANGTIANXIN YANJIU

蔡春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数:350 千字

ISBN 978-7-01-018256-8 定价:6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总 序

2004年10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批建设福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人文福建发展研究中心,并于2011年评为省高校优秀社科研究基地。在此基础上,学校于2014年4月成立了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聘任郑家建教授为研究中心主任,以更好地发挥文学院在中华文学传承发展方面的科研优势,为我国社会文化发展以及闽台文化合作交流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该研究中心于2014年6月经过专家评审,成功晋升为福建省首批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层次学术平台,担负着组织科研创新团队、产出重大研究成果、创新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提供社会咨询服务、培养优秀科研骨干、促进学科建设发展的重任。省社科基地实行“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产学研一体化”的运行机制,经过几年的建设,力争成为国家或省级高层次智库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依托福建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福建省特色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和3个福建省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以及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以学科发展与

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结合文学院的既有学术传统,确定中心的重大学术课题,围绕国家提高文化软实力与福建省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需求,在全球化语境中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

中国语言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但成了联结全球华人共同家园的精神血脉,而且对中华文化在世界的流播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语言文学在传承中华文明及促进闽台文化的合作交流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福建师范大学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是以历史和现实为基点,对涵盖古今的中国文学,尤其是闽台语言、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的渊源流变进行全方位的梳理,为当前建设繁荣和谐的社会文明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加深两岸人民共同构建精神家园的情感联络,为促进闽台文化交流与中外文化交流作贡献。

研究中心聘任国内著名专家担任顾问和学术指导,对中心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汪文顶教授担任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副校长郑家建教授担任中心主任,研究中心的日常事务工作由常务副主任葛桂录教授负责。本中心的特色研究方向有四个:闽台语言文献与文学交流研究方向,负责人为林志强教授、郑家建教授;文体学研究方向,负责人为李小荣教授;中华文学域外传播研究方向,负责人为葛桂录教授;当代文学教育及语文教育研究方向,负责人为赖瑞云研究员。

研究中心将以国家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需求为导向,以研究项目为纽带,以研究方向组成的创新团队为载体,以出精品成果为目标,努力强化特色与优势。联系整合省内乃至国内相关高校、科研机构的学术资源,建立健全协同创新机制,造就一支高水平、结构合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科研创新团队,打造一个在全球化语境中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专门人才库和人才培养培训基地。

为促进研究中心建设目标的实施,我们在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集中出版“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福建师范大学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学术集刊”。该集刊主要收录研究中心同仁高质量的个人学术著作。列入研究中心学术集刊首批出版的十本著作,绝大多数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

《晋唐佛教文学史》(李小荣著)、《中国英国文学研究史论》(葛桂录著)、《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的亚洲言说:冈仓天心研究》(蔡春华著)、《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涂秀虹著,此项为阶段性成果)、《视域与诠释:明代的中古诗歌批评》(陈斌著,此项为阶段性成果)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如《台湾诗钟社团及相关组织考略(1865—2014)》(黄乃江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研究》(李春晓著)、《阿瑟·韦利汉学研究策略考辨》(冀爱莲著)的结项成果。这些成果在课题结项评审专家审定意见的基础上,再次打磨修订,因此保证了较高水准的学术质量。研究中心成员承担的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也拟列入这套学术集刊出版。另外,本研究中心与文学院合作还搭建了两个学术平台《细读》、《圆桌》,研究成果亦由人民出版社刊行,为国内外学者诠释中华文学经典、探讨重大理论问题、思考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方向提供重要的学术阵地。

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

2016年8月

前言 一个“难以定论的人”

冈仓天心（1862—1913）是明治初期叱咤日本精英知识圈的风云人物。他是日本首个官立美术学校——东京美术学校的创立者，执掌东京美术学校期间（1887—1898），从教学理念乃至教学实践都备受争议，但也成果斐然。与此同时，冈仓天心还兼任日本帝国博物馆及美术部长、古社寺委员会委员、日本青年绘画协会会长等职，在日本的古器物古建筑的保护上、在扶持美术青年才俊上，均有其不可抹杀的贡献。1898年辞去东京美术学校校长一职后，冈仓天心旋即创设日本美术院，在继承和发扬日本古美术传统、培育日本古美术人才、探索新时代下日本古美术的新发展上，亦有其不可忽视的作为。大约至1900年前后，冈仓天心在日本的事业陷入了停滞阶段，当他黯然离开日本时，另一段同样颇具价值的事业徐徐展开。在波士顿美术馆从业期间（1904—1913），作为中国与日本美术部部长，从藏品的整理与收藏、目录制作与承办展会、专业研讨与普及讲座，冈仓天心身体力行，为波士顿美术馆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此同时，冈仓天心亦开始用英文面对西方世界的读者著书立说，先后有《东洋的理想》（1903）、《日本的觉醒》（1904）与《茶之书》（1906）问世^①，其中尤以《茶之书》影响力最大，各语种的译本此后纷纷问世。此外，冈仓天心还留下了不少颇具影响力的英文演讲。虽然冈仓天心在

^① 《东洋的觉醒》在冈仓天心的生前未刊出，所以这里未列出，关于该著的详细论述，请参看本书正文。

海外工作的贡献及其影响,在彼时未能及时传递至日本社会内部,但这并不妨碍后来者对冈仓天心功绩的评判。

日本学界关于冈仓天心的研究常见一说法,即冈仓天心是一个“难以定论的人”。比较典型的,如佐藤道信于2000年发表的《天心研究的现状与意义》^①,即总结性地指出“冈仓天心像”难以把握,并进而分析了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除了冈仓天心本人的复杂性之外,亦在于研究时的不同角度介入与不同研究领域的混杂交织。也因此,如果仅从单一的角度出发,人们所作的“冈仓天心论”往往容易陷于片面。这样的总结自有其合理客观之处,但冈仓天心真的“难以定论”吗?实际上,问题的根源有二。其一,冈仓天心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感性的人。他的身上有来自汉文化圈传统中的文人的狷狂与恣肆,特别在私生活上,有难以用传统的道德眼光来评判的出格之处,但不可否认,这也是一个才华横溢且不乏能力的现代高级知识分子。其二,冈仓天心是一个历史中的人,因其置身于时代潮流的顶端,故而他所经历的成功与失败,均深深地带着历史的烙印,当个人的悲剧被裹挟入宏大斑驳的历史波澜中时,历史的吊诡也常让个人成为可多方言说的复杂的人。在历史中看人,因人而反思历史,冈仓天心是否真是一个“难以定论的人”,本书试图提供的只是一种个人性的思考。

日本学界对冈仓天心的研究,如同其人生轨迹,也经历了一个波澜起伏的过程。第一个高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后,由冈仓天心伟绩彰显会策划的冈仓天心全集、译作等络绎出版,这是一个配合日本法西斯宣传的阶段。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内的主要宣传氛围是“高扬日本精神”,以配合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日本的对外侵略战是打着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堂皇口号推进的,彼时的日本浪漫派作家(以浅野晃、保田与重郎为主要代表)便借着冈仓天心在《东洋的理想》中的“亚洲是一体的”这一开首句,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宣传口号,冈仓天心的作品得以大量出版,日本民众因此皆知冈仓天心,诸多有关冈仓天心的传记或论著亦纷纷将冈仓天心标举为“亚洲文化的宣扬者”而大肆赞美。战后初期,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冈仓天心作品的出版处于停滞状态,对冈仓天心的评判亦以严峻批评为

^① [日]佐藤道信:《天心研究的现状和意义》,《ワタリウム美术馆 冈仓天心·研究会》,右文书院2005年版,第42—67页。

主。此后,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起,以宫川寅雄、竹内好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启了从文明批评、思想、美术等角度再评判冈仓天心的研究。1983 年前后,随着平凡社版《冈仓天心全集》(共 9 卷)的陆续出版,冈仓天心的著作(包括英文著作与美术史论著)、评论、演讲、日记、旅行日志、书信、笔记、年谱等,各种资料得到全方位的呈现,有关冈仓天心的研究因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对冈仓天心的评价亦逐渐回归理性、多方位的审视与探寻,这可谓第二个研究高峰。与之相应,20 世纪末期《东京艺术大学百年史》《日本美术院百年史》的编撰完成,1996 年茨城县天心纪念五浦美术馆的建成,也回应了冈仓天心于日本美术贡献的研究。进入 21 世纪后,有关冈仓天心的研究更趋多面化,其中从美术的角度评价冈仓天心对日本近代美术的贡献,基于冈仓天心在波士顿美术馆的工作及其海外著述,从东西方文化的格局讨论其文明论与日本论的研究,是比较突出的研究热点。

关于冈仓天心的研究,有一个始终无法回避的焦点,即“亚洲一体论”及研究者竹内好指出的该论断的“发射能”。先崎彰荣在为《日本思想史入门》一书撰写“冈仓天心与亚细亚主义”^①一节时指出,冈仓天心在 20 世纪初叶撰写有关“亚细亚主义”的相关著作时,是置身于各种精神边缘,在日本、印度乃至西方各国的格局中展开书写的。实际上,先崎彰荣还遗落了这之中的重要一极,那就是始终存在于冈仓天心视野中的中国。先崎彰荣在这篇简短的介绍文章中提及的两个观点值得思考。首先,先崎彰荣认为冈仓天心的“亚细亚主义”在面对亚洲和西方各国发声时具有双重性,这种双重性正是其著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的原因。本书围绕着“亚洲一体论”的相关讨论,实际上就是想结合冈仓天心的人生历程及其诸多作品、言论、行为,来深入揭示这种双重性,对这种双重性的认识,也有益于深化对冈仓天心及其思想的探讨。其次,先崎彰荣指出,对于世界经济全球化、交通与通讯已跨越世界各国藩篱的今天,冈仓天心的“亚细亚主义”只不过是“泛黄的诗篇”罢了。这真是一页“泛黄的诗篇”吗?本书所进行的讨论,也是这一问题的一种答案。

① [日] 荻部直、片冈龙编:《日本思想史入门》,郭连友、李斌瑛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98—200 页。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交织着时代光影的日本美术 / 1

第一节 明治时代前二十年的美术之争 / 3

第二节 东西方文化鉴赏的相遇与碎裂 / 11

第三节 欧洲美术探访之旅 / 22

第四节 东京美术学校:振兴美术的教育实践 / 46

第五节 日本美术院:最高美术殿堂的构筑与失落 / 61

第二章 “理想”的根基:日本、中国与印度 / 71

第一节 “理想”的源起:以日本美术为中心 / 73

第二节 冈仓天心的第一次中国行及其中国观 / 86

第三节 冈仓天心的第一次印度行 / 104

第三章 从“理想”到“觉醒”:主体色彩鲜明的

亚洲言说 / 117

第一节 《东洋的理想》:从艺术史到“亚洲一体论” / 119

第二节 《东洋的觉醒》:“剑”的挥舞 / 139

第三节 《日本的觉醒》:“和平”的阐释 / 156

第四章 东洋艺术鉴赏:东洋文化精髓的价值与弘扬 / 179

第一节 波士顿生涯与海外舞台的拓展 / 181

第二节 美术思想的总结:四次英文演讲录 / 204

第三节 《茶之书》:作为东洋文化精髓的言说 / 217

结 语 / 228

附录一 冈仓天心年谱 / 231

附录二 《茶之书》出版情况表 / 272

参考书目 / 274

后 记 / 279

第一章

交织着时代光影的 日本美术

第一节 明治时代前二十年的美术之争

1868年,以文明开化为主导精神的明治时代开启了日本历史崭新的一页,日本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沿着摄取西方文化的发展方向发展。新政府随之开始了近代国家的建设,废藩置县、奉还版籍^①、革新官制、改革地租、实施征兵制与义务教育制、派遣大量的使节团前往欧美考察等等,一系列举措与政策的施行,显示出这是一个废旧与革新同步并举的时代。因此,明治前二十年(1867—1887)可谓旧与新、破坏与建设、东洋与西洋激烈交锋的二十年。日本社会如此,美术界亦如此,西洋画与日本传统绘画之争,是时代风气使然,更交织着明治前期复杂动荡的社会思想信息。

一、西洋画与传统画之争

早在幕末时期,西洋画就已进入了日本,不少浮世绘作品吸收了西洋画画法,尤其在运用透视法进行构图上有突出表现。司马江汉^②等人率先开始油画和铜版画的创作,是日本画坛开拓西洋画风的先驱。幕府开设的洋学

① 各藩主将土地和人民归还政府,政府任命旧藩主为新藩知事,掌管藩内政务。同时,藩内的原有俸禄制也进行相应的改革,表面看上去换汤不换药,但形式上却是从旧体制到新体制的一种变革,是维新政府逐步废除封建制度中的一环。

② 司马江汉(1747—1818),江户后期画家,最初向铃木春信学浮世绘,后学写生画、铜版画,曾到长崎向荷兰人学油画。

所、藩书调所和开成所都在进行西洋画研究。^①日本近代西洋画开拓者——川上冬崖^②在藩书调所任画学局的负责人,学生们在此一边临摹西洋油画,一边学习绘画颜料的制法等,这之中就有后来成为知名西洋画画家的高桥由一。此外,自1859年开港后,即有西洋人到横滨开设私人画塾、教授油画。据说,有一位叫查理·瓦格曼的英国人,虽然不是专业画家,但也在横滨开了一家画塾,与画家川上冬崖、五姓田芳柳等有过交流,并指导过高桥由一、山本芳催等人作画。^③

明治政府成立后,大举推行欧化政策,西洋画风随之盛行,形成一股学习西洋画的热潮。一方面,民间的西洋画塾、研究所纷纷涌现,1871年(明治4年),川上东崖开设了“听香读画馆”,小山正太郎^④为其门生。1873年,高桥由一开设了“天绘学舍”。1874年,从伦敦学画返日的国泽新九郎^⑤开设了“彰技堂”,这些民间画塾培养了大量的西洋画人才。另一方面,日本官方在时任工部卿的伊藤博文^⑥倡导下,于1876年开设了工部美术学校,学校根据意大利公使的建议,设置了绘画科、雕刻科和预科,教师从意大利聘请,讲授西洋美术及技法。可以说,明治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是西洋画勃发兴盛的十年,它也是这一时期日本文化趣味发生巨大变化、大量摄取西洋文化

① 洋学所为幕府在安政初期(1854年11月27日—1860年3月18日)开设的讲习兰学的场所,为藩书调所的前身。开成所为幕府开设的洋学教育机构,教授有关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国洋学,1862年(文久2年)改称洋书调所,明治维新后由新政府接管,为开成学校,1877年并入东京大学。

② 川上冬崖(1827—1881),初习南画,后学西洋画。明治初期日本使用的绘画教科书《西画指南》,就是由他编撰自罗伯特·斯科特·邦(Robert Scott Burn)的绘画启蒙书《绘画技巧》(*The Illustrated Drawing Book*)。

③ [日]中村愿编:《冈仓天心相册》,茨城大学五浦美术文化研究所监修,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平成12年版,第18页。

④ 五姓田芳柳(1827—1892)、山本芳翠(1850—1906)和高桥由一(1828—1894)都是西洋画画家。

⑤ 小山正太郎(1857—1916),西洋画画家,曾就读于工部美术学校,明治美术界的领导者之一,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

⑥ 国泽新九郎(1848—1877),明治时代油画开创人之一,1875年首次举办日本西洋画画展。

⑦ 伊藤博文(1841—1909),历任日本首相、枢密院与贵族院院长,是明治天皇最信赖的重臣。1882年率领准备制定日本宪法的使节团前往欧洲学习民主模式,考查了德国的宪法,是日本西方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发动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日本吞并朝鲜,1905年为首任“韩国统监”,1909年在哈尔滨被朝鲜独立运动志士安重根刺杀。

的一面生动的镜子。

在画坛掀起学习油画的热潮中,以佐野常民^①为中心的一批文化界人士,开始意识到保护日本传统文化的问题。1871年,佐野常民向政府建议应保护日本的古器物。是年,日本政府在文部省下设置了博物局,目的即为保护古器物等传统文化。1873年维也纳万国博览会上,日本参展的古器物深受好评,以此为契机,佐野常民建议政府加大对发展工艺美术的奖励措施。因为当时出售工艺美术品是日本获取外汇的主要途径之一,而明治初期的日本无疑是非常需要外汇的。1877年,日本第一届国内劝业博览会在上野召开,展会盛况空前,这也是日本政府在万国博览会的促动下,推动殖产兴业的重要举措之一。

1879年,以佐野常民为会长的拥护国粹的团体——龙池会成立,成员包括官员、学者以及出口业界人士等近三十人。第一届劝业博览会的事务长河濑秀治任副会长。龙池会的主要活动是每月举办一次品鉴会,会员们将自己收藏的古美术品拿出来相互品鉴,其目的在于通过殖产兴业的链条来激励人们保护传统美术,它也是国粹主义对明治第一个十年间的极端欧化主义的一种反拨。1880年,龙池会刊行机关杂志《工艺丛谈》。之后,明治时期执掌美术界的行政官员九鬼隆一^②也成为龙池会的会员。

受聘于东京大学的美国人厄内斯特·费诺罗萨^③也积极参与该团体的活动,并为其后日本传统美术的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882年,应龙池会之邀,费诺罗萨做了题为《美术真说》的演讲,内容主要涉及绘画理论、对日本画的肯定,并建议成立美术协会,奖励画家、支持新作展览等。之后,龙池会将该讲稿加以润色后刊行,引起很大的反响。此时,通过西方人来肯定日本画的价值,是一种具有高度说服力的策略。而龙池会对讲稿中的拒斥

① 佐野常民(1822—1902),日本政治家、社会事业家,历任大藏卿、元老院议长、枢密顾问等,为博爱社(日本红十字会)的创始人。

② 九鬼隆一(1852—1931),日本首任驻美公使,历任帝国博物馆首任馆长、古社寺保存会会长等,在东京美术学校建校过程中,是冈仓天心的有力支持者,后因妻子初子与冈仓天心的关系,两人关系转恶。

③ 费诺罗萨(Ernest F. Fenollosa, 1853—1908),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之后进入研究生院学习,1876年到坎布里奇的基督教神学院学习,1877年到波士顿美术馆的附属美术学校学习,学习课程包括美术史和素描等绘画技法。

西洋画的“渲染”，并非费诺罗萨的本意，是龙池会出于自身目的所进行的改造，在这一意义上，《美术真说》可谓被部分扭曲的政治斗争的一种“道具”。1882年，二十三岁的冈仓天心也加入了这一团体。

1884年，继龙池会之后的第二个拥护国粹的团体——鉴画会成立，刀剑商町田平吉任会长。鉴画会的主要活动是鉴定古画并颁发鉴定证书，会员们经常把自己的藏品拿到鉴画会上展示。1885年鉴画会改组，时任美国华盛顿特命全权公使的九鬼隆一任名誉会长，河濑秀治任会长，冈仓天心也加入了鉴画会。在鉴画会里，费诺罗萨的影响力更大，他不仅是参与鉴画的主要成员之一，甚至还一度成为鉴画会的实际组织者。此外，1882年到日本的美国收藏家比加罗^①也参与了这一团体的活动，他不仅和费诺罗萨一同把在日本购买的美术品拿到鉴画会上展示，还为狩野芳崖、桥本雅邦等人的作画提供经济援助。在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的对抗中，费诺罗萨和比加罗的参与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就在鉴画会成立前的1883年，工部美术学校关闭了。工部美术学校的创设与关闭都并非出于偶然，它的创设是明治初期政府大力推行欧化政策，在文明开化的时代氛围中，日本文化接纳西洋文化的一种象征。而它的关闭则与明治第二个十年间国粹主义浪潮兴起，对明治前十年的极端欧化主义的反拨息息相关。这种美术界内的较量实际上也是欧化与国粹之间的较量的一种突出体现，它胶着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股力量的冲突。据说，当时一个受聘于日本的西洋人瓦格纳看到西洋画大量进入日本，就发出警告并提议设立以日本传统技法作画的美术学校，否则传统日本绘画将面临巨大危机。这一提议不仅激励了龙池会对日本古美术品的保护，甚至也可以说为后来东京美术学校的创建播下了最早的种子。^②

① 比加罗（William Sturgis Bigelow，1850—1925），比加罗的祖父、父亲都是名医，他自己也是外科医生，因兴趣放弃了医学而转向美术品收藏，经济实力雄厚。比加罗长期担任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理事。

② [日]中村愿编：《冈仓天心相册》，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平成12年版，第20—21页。